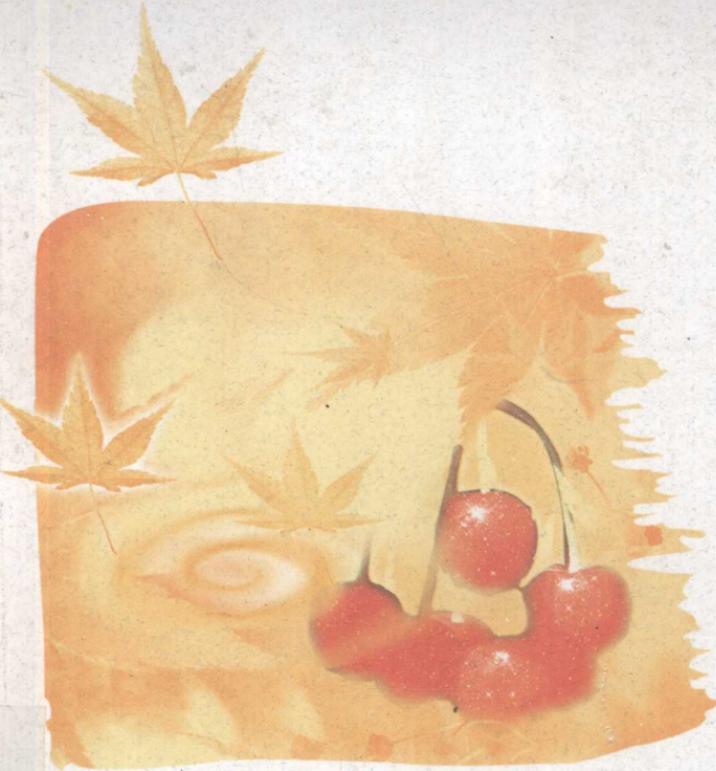


盛夏的果实



写作的过程是一种吞噬
心灵的苦痛，在冰凉的
夜里有一种很恐惧的窒息，
写作的过程也是净化心灵的
如春雨淅沥，让灵魂透明，
写作的结果又是快乐的，
如自己的孩子终于成长。

郑
杰
著

女性 纯情 随笔

盛夏的果实

XING CHUNQING SUIB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夏的果实/郑杰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3.5
ISBN 7 - 80142 - 489 - 1

I . 盛… II . 郑… III 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8700 号

盛夏的果实

郑杰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海淀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

邮编: 100083 电话: 82885151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0.5 210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142 - 489 - 1/I·211 定价: 25.00 元

华艺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北京大学

郑生同志：

高鸿对来信作《用脑制时元》，说
先要活，再做研究有点吃力：车往里走
就还险崩着你。你这样的一生何取！

大约犹豫了一时，还没有决定。我
觉得，文章是写得好的。

感谢你的《默默的祝福》。

看来你对同龄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。
但是，根据我九十年的经验，一个人一
生要走的道路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。“世
事纷纭浑沌圆”。既已走上了这一条路，就
要走好。时间这玩意儿记你催促你管你，
只要你一松，它就会长。个人该怎样作
还是你自己向从本职工作着眼吧。

投机取巧者，北京的通上扯你一网。

此

季

季羡林 2002.1.25

季羡林先生来信

目 录

我为老婆写序 格格爹 (1)

真情暖心

- ◆忏悔 (6)
- ◆相伴走人生 (14)
- ◆读女儿日记 (20)
- ◆外公,我去给你送月饼 (24)
- ◆母亲,让我懂你 (27)
- ◆祖母 (31)
- ◆说说女儿 (35)
- ◆亲吻 (40)
- ◆最后的母爱 (44)
- ◆我不要小妹妹 (49)
- ◆听女儿弹钢琴 (52)
- ◆小小书法家 (56)
- ◆与时共进 (60)

目
录



1



◆小狗生产前后	(64)
◆写给我的宝贝	(67)
◆生命的纽带	(70)
◆我的情人节	(73)
◆由父亲生日想到的	(77)

温情幽幽

◆似曾相识燕飞来	(84)
◆戏说凡妮	(90)
◆宽恕	(96)
◆给心中的花儿	(100)
◆飘雪的早晨	(103)
◆写给坏小孩——生日献词	(107)
◆打工十二个月	(113)
◆受伤的草莓——给我心爱的文轩	(126)
◆警察与我	(129)
◆唯有恋得短暂,才能爱得永恒	(132)
◆盛夏的果实	(135)
◆小英子	(140)
◆平安夜的牵念	(145)

世事修练

◆我家的小时工	(150)
◆遭遇抢劫	(155)

目
录

◆由麦当劳想到的.....	(159)
◆医院的春天.....	(162)
◆打工妹刘福良.....	(168)
◆勺园小故事.....	(175)
◆遭遇签证.....	(179)
◆在特殊的日子里.....	(183)
◆回望童年——看电影.....	(208)
◆老棉花被.....	(212)
◆洗澡.....	(215)
◆小小月份牌.....	(218)
◆监考.....	(222)
◆冬天,我去学车.....	(226)
◆怀念小人书.....	(236)
◆信.....	(240)
◆我和出租车司机.....	(244)
◆我的小学老师.....	(251)

薄历活性

◆访俄随笔.....	(256)
◆旅游日记.....	(265)

3

感悟沉思

◆我与写作.....	(288)
◆我和文学芳草.....	(295)



- ◆看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 (300)
- ◆创造生活的快乐 (305)
- ◆论女性散文的真实性——兼答青色轨迹 (308)
- ◆读《我的中国妻——韦唯》 (313)
- ◆走进白家大宅门 (317)
- ◆无形的责任 (320)
- ◆漫漫相亲路 (323)



我为老婆写序



格格爹

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，芳邻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《雕刻时光》。大概由于书中所载的照片没有我的影子，许多她的不太熟悉的朋友便料定，芳邻必是单身离异，更有甚者以至于要为她张罗张罗。芳邻女士于是得意地对我描述未来我的紧张形势，借以逼迫我为其写序，颂扬其美德。写字我是不怕，但我写的东西却没有荣幸印在任何书上，想想的确有趣，看来“帮腔作势”是推脱不掉的义务了。

序

只想写两点：

一、郑杰出书给我的联想

大约几十年前，美国有个黑人演讲时，说了一句话，特让人感动——我有一个梦……前几年，郑杰开始试着写些小短文的时候，眼里竟也闪着奇异的光芒说：“将来我要当作家”，闻此言，我和女儿同时把舌头伸得老长，并闭起一只眼睛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郑杰居然出了一本书，我瞅着躺



1



在书架上署有郑杰名字的《雕刻时光》，怎么就觉着像是她对我眨眼呐！

时代变了，梦实现了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任何时候都没有主见，遇事只会倒退的善良女人，居然自己写书出书了，这不能不让人惊奇！早些年，怎么可以想象！这国家，这体制，这政策规定，肯定所有环节都进步了不知多少。市场经济了，文字也可以变做商品，不管你是深奥的、通俗的、休闲的、煽情的……说白了，只要有人看，老百姓也可以写本书堂而皇之地占据新华书店的一个位置。毛主席时代，让无数一穷二白的劳动者成为国家财产的所有者，而现如今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能量、自身的优秀倾入市场之中，并创造新的价值，在社会的进步中，在市场经济这个巨大的市场中，随着各种游戏规则水平的提高，可以让很多人，把握机会的人，有心的人，受益匪浅，所谓的“时势造人”。

二、郑杰是个有心人

因为有心，就一直惦记着当作家，因为有心，就一直在读很多别人的书，因为有心，就一直在不断地写着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，写着自己时时刻刻诞生出来的感受。开始的时候，郑杰同志曾为她写的文章是什么类型费了不少脑筋，回想起来还是我给其定义——随笔。然而恰恰这个不经意的定义，使我在后来的日子里重读《雕刻时光》的时候，恍然发现字里行间确有不少让人动情之处，包括这即

将出版的第二本书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有些在诉说自己和身边的琐事，有些是生活中的经历，虽然只是谈谈说说，没有什么慷慨激昂、跌宕起伏，但却洋溢着真挚的情愫，让人在读后回味感受那些善良和纯洁，觉着这世界真好，觉着追求美、给予爱是很平凡的伟大。书中的好多故事，我也知道，或是身在其中，但从没想过还能从中引出这么多丰富来。在佩服郑杰同志记性好的同时，还得说她有心、用心，所谓的“成事在心”。

《雕刻时光》也好，《盛夏的果实》也好，生活是一汪水，加了心血，所以变成文字。

请郑杰同志继续努力。

2003年夏

序



3



情暖心

忏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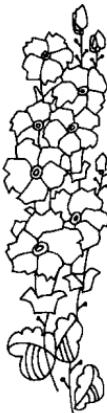
外公相貌很丑，瘦而尖的脸上布满了疤痕，眼睛小而浑浊。幼年的时候，很怕同学们知道那个很丑的老头儿是我的外公。但外公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，依旧平稳地，我行我素地生活着。

有十年的时间，我们住在北大最有名望的园区里，那里云集了著名学者罗大冈、周一良等等老学究。

那是一色的红木结构的两层小楼，典型的美式建筑。笨重的门框雕刻着精致的木线，暗红的油漆庄严凝重，客厅的主墙面上镶嵌着和木门相匹配的书架，窗户是推拉式的，宽敞明亮，地板的油漆已经斑驳，但走起路来有一种很让人振奋的声音。

我们的楼上，居住着著名的学者兼翻译家，隔壁是奥地利籍的援华教授。

我只有十岁，完全不懂得我们住在一个怎样厚重的文



化氛围里，只是和哥哥弟弟追逐着、打闹着，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么大而独特的房子。

外公则勤奋地擦拭着里里外外的窗户，地面、院子也不时地去清扫。

但是时间久了，我发现楼上的学者坦然地享受着外公的劳动，头颅永远是高昂的。外公则总是点头哈腰地迎候着对方。

我的小小的自尊受到了伤害。

“外公，您不许再擦楼道，也不许清扫院子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外公不解地问我。

“您看楼上的人那么高傲，您干吗要费力不讨好？我们也是人呀！”我振振有辞地说。

“哎，你这个孩子啊，住这么好的房子，有这么好的环境，该知足哇。”外公不以为然。

那一天，楼上的老学究晨练完毕，居然跑到楼下使用我们家里的卫生间，然后不冲水就走掉了。

我异常愤怒，大声叫嚷。

外公赶来，问清了事由，悄声说：“不大的事情，举手之劳，你冲一下不就行了？”

“外公，您总是这么忍让！我们不欠别人，也不比别人矮一头！”

“行啦！”外公拖着长长的声音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也



许是老先生忘记了。”

“什么老先生！他还没有您大，他该称您为先生才对！您别老这么卑躬屈膝的，我看不惯！”少年的我如此气盛。

“老话说得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就要把以后的路堵死？我们是邻居啊。非要老死不相往来才好？快回屋吧。”外公瘦尖的脸不时望望楼上，硬是把我拖回了房间。

外公念私塾，写一手好的毛笔字，一肚子的古诗和侠义小说。每到过节，外公喝上两口酒，话就多了，我们兄妹也缠着他讲传说中的英雄肖飞的故事，讲到动情处，外公很丑很丑的脸颊抽动着，泛着不常见的光辉。

我遐想在外公的描述里，眼前是一片开阔的高粱地，肖飞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送出情报，多神啊！那情景，真是百听不厌。

“外公，您写一笔好字，又满腹经纶的，怎么没有工作？”趁着外公高兴，我想问个明白。父母总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哎，解放前，在旧政府里当过文书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，家里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呢。”外公长叹一口气，“还好，你妈妈的组织问题没有受到影响，要不，我的罪过就大喽。”

外公闭上了眼睛。

我注意到，外公粗老的手上粘满了面粉，很多地方的皮

肤都破裂着。厚厚的黑棉袄上粘满

我想不出，身穿大褂的外公是什么形象，我眼前的外公已经全然没有了一丝书生的痕迹。

“外公！”我拍拍外公的身体，外公慢慢睁开双眼，浑浊的小眼睛里竟然滚落出一点湿润。

那段历史一直压在外公的心头吗？

七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段。以政治作为首要任务的中国面临着建国后最艰苦的时期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。

体现在民众生活里，是缺油、少粮、短衣和没有副食的广泛现象。

我们家也不例外。

外公急父母所急，自己有了一个悄悄的、宏伟的设想：在厨房里建一个灶台。

我首先反对。

我已经十四岁，已经懂得脸面的重要。

“不要啊！外公！我们住在知识分子成群的地方，住在美式小楼里，怎么能升起袅袅炊烟？那是乡间景象啊！”我急赤白脸地嚷嚷。

“嘿嘿。”外公慈祥地笑了，“你急什么呀？我来烧火，做饭，不用你露面。”

“可是，烧什么？哪里来的柴火，这里没有山，也不能去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